

長河内某七郎右衛門

長河内道長

採拾草木實ノ食フベ
キ物ヲトリヒロフツ云
患池々音薛池ト全シ痴
也ゲリワツラフツ云

知矣。吾有一死報太閤而已。守重曰。縱諸將皆叛。君宜獨據其國以輔嗣。君徒死何爲。秀家乃走。其將長河内某死之。秀秋薄義弘。義弘擊走之。曰。吾雖敗不肯卻走。以殘兵五百薄東軍。而南東軍爲動。東將井伊直政等追躡。又擊走之。敵衆尾不止。阿多盛淳代義弘死。義弘得間踰鱒尾嶺而去。三成走匿伊吹山。散從者曰。吾欲自大坂航赴薩摩。以計再舉也。汝等宜伏匿以待時。三成遂採拾充飢。行四日。患泄至石橋村。就所知農夫某某舍匿之。或者戒某曰。聞子匿治部。今田中吉政在井口。

見也アラハル
脱免也ニスカル

三成カ宰土田挑雲三
成ノ妻ヲ殺シ火藥ヲ設
ケ暗成以下ノ屍ヲ燒キ
而後自ラ屠リ燒死ス

索之甚急。事露。子必逮。禍矣。農夫曰。無之。三成障聞之。謂農夫曰。吾終不可脫。汝盍出告。農夫使之遁。走三成曰。吾病矣。不能寸步。恐累汝。汝第速自首。農夫乃之井口告吉政。吉政遣卒捕之。初三成之握權也。吉政事之甚恭。三成既被捕。呼吉政如故曰。吾欲報先君知遇。與上杉毛利等俱舉事。一敗至此。命也。願得速自殺。吉政請之。德川氏乃命醫治其疾。其父晴成兄重成子重家姪朝成皆在澤山。自殺。長束正家走保水口。東兵來逼。誘出之。迫使自殺。僧惠瓊亦被捕。皆囚于東營。諸將帥

潤音浪憂恤也ウレフ
脱解也ヌグ 短襦
袍也ミジカキトウギノ
類

貴息之事秀家秋款ヲ徳川
氏ニ送ルヲ指ス

爭折辱三成獨淺野左京大夫視之憫然脱其短
襖衣之日子雖我仇也同為豐臣氏臣吾不忍乘
其困加以無禮徳川氏聞之心敬憚大夫義弘之
南走經伊賀大和行破土兵而至大坂欲與輝元
長盛俱城守二人不答乃取其質航歸薩摩先是
田邊大津皆下立花宗茂引兵東至草津聞敗還
入京師使人謂木下家定曰貴息之事不可言也
子猶右嗣君則請共守大阪家定曰子先往乃閉
門自守宗茂遂至大坂使謂輝元曰公苟城守願
扞一面輝元曰議而後答宗茂罵曰今日復何議

亦航義弘航歸ス故ニ亦
ト云也 ○秀家近臣二
人ト甲ヲ脱キ馬ヲ舍テ
伊吹山ノ間道ヲ歷テ美
濃柏川谷ニ至ル日暮雨
灑々巖壁ニ倚リ雨ヲ避
ク天已ニ明ク中山郷ニ
至ル土人爭起リ衣服ヲ
褫フ白樫村ノ民矢野五
郎左衛門鎗ヲ以テ秀家
ニ擬ス秀家憐ラセフ矢
野其實人タルヲ知り鎗
ヲ投テ跪キ奴ヲシテ秀
家ヲ負ヒ己カ家ニ至ラ
シメ屋後ノ巖窟中ニ匿
ス人之ヲ知ルナシ尋テ
薩摩ニ走レリ
大歸反ラサル辭也婚ヲ
絶テ歸ルヲ云 得共實
未タ死セシテ薩摩ニ

乃欲歸其國將士曰公所以酬豐臣氏足矣因勸
降徳川氏乃送降焉亦航歸柳川秀家經近江為
土兵所困獨從二人竄土窟中聞捕者至欲自殺
從者止之請其實刀出告東軍以秀家既死獻刀
為證秀家至大坂聞其國已覆沒竟走薩摩其妻
前田氏利長妹也大歸加賀後數年利長問得其
實告之江戸乃責前告者告者請死釋之嶋津忠
恒請宥秀家死流八丈嶋前田利政據能登九鬼
嘉隆據志摩並抗東軍利政除籍嘉隆自殺是役
也小西行長首應三成三成以其更事倚賴之行

本言日本外史卷之十一

走ル事實 八犬島伊豆
二屬ス 更事軍事ヲ閱
登スル也

吾德汝吾ヲ執ヘ以テ賞
ヲ受クヘキヲ云ナリ

儘置ニ成ヲ指ス

小西氏城邑 肥後ニ在ル
者ヲ政ル也

長爲人自殖而薄士士不樂爲之用也及敗陣亂
不可禁乃走至糟川逢僧林藏主者曰吾攝津守
也吾德汝矣僧曰公盍自刃行長曰吾奉邪蘇教
不可自刃僧乃執而告之是歲冬與三成惠瓊皆
斬于京師加藤清正初知三成必舉事止德川氏
東行不聽乃歸其國逢大坂撤至曰是佞豎託幼
主以濟其私也乃發兵攻小西氏城邑盡并之會
黑田孝高攻略近國因合兵降筑紫廣門等遂臨
薩摩島津義久已降德川氏森勝信其弟勝永出
妻前コクラ走匿土佐上杉景勝與伊達政宗最上義光

右助也タス

日岡粟田口ト大津ノ間
ニ在リ

戰而勝之佐竹義宣觀望不出及聞上國敗皆降
德川氏先是德川氏既捷將入京師諸將先進至
大津福嶋正則議曰吾輩知三成舉事非郎君意
故右内府討之今三成既敗矣内府或遂謀不利
於郎君則吾以死拒之淺野加藤等皆然之乃入
京師德川公至大津置關于日岡以其臣伊奈圖
書守之正則使使大津爲關吏所辱使者復命而
自殺正則怒以其首贈井伊直政直政驚斬關卒
數人謝之正則愈怒曰百卒不直一士必得圖書
頭如不見許吾將爲我所欲爲也圖書聞之自殺

慶長實録ノコト

既而德川公入大坂不問秀賴遂大行慶讓削毛
 利輝元之六國放增田長盛于高野真田昌幸與
 子幸村亦遁高野以秀秋功最大封浮田氏故地
 尋病狂死國除其父家定削邑兄勝俊利房皆奪
 封兄延俊獨邑于豐後當是時德川公威權益熾
 七道將士皆會江戸留其孥為質而秀賴獨食攝
 津河內和泉六十餘萬石初片桐且元小出秀正
 憂諸奉行舉事而不能制也東西之軍未接二人
 亟發使者赴關東分疏其意諸奉行要之使攻阿
 濃津使者亦恐嫌疑避終從之德川公怒秀正退

秀賴子ヲリ

嫌疑也心平ラカナラサ
ル也ウタカフ

痘瘡ヲリ
 結城秀康越前中納言
 ○秀吉十三回忌慶長十
 五年大佛銅像ヲ造ル唐
 銅七十三萬九千五百六
 十斤黃金三萬四百三十
 六兩水銀五萬八千六百

居岸和田尋病卒且元獨傳盡心輔導未嘗離左
 右八年三月德川公為大將軍四月秀賴陞內大
 臣叙從一位七月將軍以其孫女妻秀賴命且元
 迎之令大坂加且元封萬石且元以嗣君幼辭不
 受尋如江戸將軍面諭勿辭封十年四月秀賴遷
 右大臣將軍讓職其嗣子秀忠五月前將軍在京
 師諷北廳使秀賴來見淀君母子相依不欲分離
 又恐其有變固辭不遣十三年二月秀賴患痘福
 嶋正則自安藝馳至日夜看護先是正則謂結城
 秀康曰公太閤養子於大坂郎君為兄弟將軍百

廿兩金幣十五百枚白蠟一萬二千六百廿兩用此時東康大將軍タリ秀賴其職ヲ得サル故ニ淀君之ヲ憤リ密ニ家康ノ誓書ヲ大佛像中ニ收メ之ヲ詛フ初秀吉終ニ臨ミ秀賴ヲ家康ニ託ス家康誓書ヲ致シ約スルニ秀賴十五歳ヲ待テ其職ヲ讓ルノ支ヲ以テス然ル家康 救命ヲ以テ諸侯ヲ率ユ其後大坂志ク亡ト誓書依然トシテ大佛像中ニ存ス寛文二年ニ至リ家綱ノ時赤穂城主淺野長直之ヲ憂テ執政酒井氏ニ謀リ大佛ヲ毀テ密ニ誓書ヲ出シ之ヲ滅シ其銅ヲ以テ新

歲後公善遇郎君老奴亦當竭力周旋秀康疑其有異志絶之初秀吉造金馬數十一馬當銀金千枚藏之大坂城中以備軍須十五年秀賴以東旨再興方廣寺以繼先志以且元監役所費鉅萬多鎔金馬充費是時關東工役數起福嶋加藤淺野池田諸家每助其役清正赴江戶多率士卒又必過省秀賴因置邸於大坂如故凡邦俗男子必剃其鬚髻而清正長髻自喜前將軍使一親將以其私謂之曰以予觀於公有可去者三長髻一也大坂邸二也東行從兵三也清正曰吾戎服著銅面

錢ヲ鑄ル今ノ文錢是也故一其錢純掉也ト云元禄十五年赤穂藩臣大高源吉原惣右衛門大藏家仙石氏ノ邸ニ於テ之ヲ言ヘリト赤穂記ニ見ニ金馬又金法馬ニ作ル法馬ハ分銅也キンノフントウ 鑄也イケス 鑄也ニ在ルヲト云 頰ニ在ヲト云ヒゲ 下長鬚一長鬚ニ作ル 雜惣夜反シタジキ 長益侍從有樂ト號ス 潮音朝沂ト全シ流ニ逆テ上ル也サカノボル 義直少將後尾張大納言 賴直少將後紀伊大納言

有髻以爲之藉則肅然無有搖撼之患徹大坂邸是棄太閤舊誼不以兵自從緩急不及事皆不可去也十六年三月前將軍在京師使織田長益來諭召見秀賴淀君不肯北廳使清正及淺野左京大夫促之二將因啓曰臣輩以死守郎君必無慮矣且元亦自京師馳還苦諫之淀君乃遣秀賴二十八日溯淀入京師二將以弓銃夾岸而北福嶋正則稱疾守大坂前將軍使其二子義直賴宣迎之東寺二將以下二十一人徒步護輿入二條城前將軍出迎之門相見于正殿前將軍南鄉坐關

綴下子也下ニス
 若干數未ク定ラサルノ
 辭子ハ猶箇ノコトシツ
 コバク 運待也マツ
 〇清正國ニ就ク道ニテ
 病ム熊本ニ至リ熱甚シ
 煩燥言フ能ハス然レ諸
 臣ヲ召シ歡樂ヲ奏シ相
 賦ミ且謂テ曰我後主ヲ
 以テ内府ヲ見テ天下ノ
 疑ヲ釋ク事將ニ和諧セ
 シトス速ニ劇疾ニ遇フ
 豈天ニ非スヤ病革ルニ
 及テ全身焦黑侍史ニ命
 シ遺書ニ通フ作ラシメ
 一以テ内府ニ呈シ一以
 テ諸臣ニ告誡シ乃卒ス
 年六十一預メ天下其馬
 ノ權歸スル所アルヲ知リ

東將士及諸侯伯擁衛左右秀賴北鄉坐二將在
 其後秀賴贈前將軍以名刀二口駿馬一匹黃金
 三百枚及錦緞若干其公族將領皆有所遺前將
 軍答以二刀三鷹十馬饗畢清正曰淀君遲歸請
 辭矣前將軍使其女婿池田輝政賜酒於二將既
 罷扶秀賴出謁北廳拜豐國廟視方廣寺役自伏
 見上舟清正獻酒賀焉歸其邸出短刀于懷泣曰
 吾今日聊報太閤之恩矣四月義直賴宣來大坂
 報秀賴北上也秀賴迎而饗之六月清正病卒清
 正嘗謂人曰前田利家晚志儒學招吾及浮田秀

大坂ヲ熊本ニ構ヘ死ニ
 臨ミ忠廣ニ遺命シ後主
 ヲ迎ヘ居ラシメントム
 大坂ノ役秀賴自盡ス或
 ハ謂フ城陷ル日忠廣瀝
 ニ之ヲ迎ヘ船内ニ匿シ
 以テ歸ヘリト清正傳ニ
 見ユ 論語托孤
 泰伯篇ニ見ユ注ニ曰其
 才以テ幼君ヲ輔ケ國政
 ヲ攝メヘシ其節死生ノ
 際ニ至テ奪フ可ラス君
 子ト謂フヘシ 相軌相
 頌陷スルヲ云 彗星妖
 星也多クハ舊ヲ除キ新
 ヲ布クトスホウキボシ
 遇良三三良上下之益三三
 冥上冥用ル也長貞良
 キ臣僚ヲ接フヲ云殺郷
 泰穆公楚叔カ言ヲ用ヒ

家淺野幸長語次舉論語托孤寄命之章吾爾時
 不知其何謂乃者讀而思之略有所曉當今之世
 不念此語者恐陷不義也清正既卒淺野父子相
 繼病卒十八年秀賴以東旨加片桐且元大野治
 長祿各五千石且元與木村重成薄田兼相及七
 隊長以遺命保護秀賴服事關東甚謹而治長者
 淀君乳母子也織田長益者淀君季父也皆見親
 信寔與且元相軌十九年正月彗星見東方二月
 大坂天主閣烟起衆趨救則無矣使韓人李文長
 筮之遇良之益曰尋兵失疆喪其貞良敗我殺郷

孟明西之術ヲ遺シ鄭
ヲ襲フ晋襄公之ヲ殺ニ
擊敗リ孟明西之術ヲ
獲入昭公二十三年左傳
ニ詳ナリ 遇臨三三下
之坎三三坎上劃破瑚
上之坎三三坎上劃破瑚
一研也瑚璉ハ宗廟ニ
未稷ヲ盛ル器也祀ヲ絶
ツヲ云 殷商絶後豐臣氏
後ヲ絶ツニ比ス。逸史
ニ云李父長之ヲ益シ運
否三三坤上之謙三三下
坤大長占スルニ焦氏易
林ヲ以テス其貞ニ曰泰
ハ虎狼タリ晋ト強ヲ爭
ト其國ヲ弁合ス號テ始
皇ト曰フ其悔ニ曰人面
鬼口長舌斧ノ如シ瑚璉
ヲ斷破シ殷商後ヲ絶ツ
ト云々本文ト異同アリ

再筮遇臨之坎日人面鬼口長舌如斧斷破瑚璉
殷商絶後秀賴大懼命巫讓之四月方廣寺成乃
鑄洪鐘命東福寺僧清韓銘之五月遣片桐且元
赴駿河告成請慶前將軍日右府爲願主宜親往
慶之因命其親臣本多正純以女爲且元婦慰勞
遣歸且元大喜復命十八日公卿以下皆會
縱四方民觀儀將發行會前將軍覽鐘銘稿大怒
日銘有國家安康之句是截我名也序有大小釋
迦迭爲主伴之語是欲代我也秀賴何意乃敢詛
我德川氏京尹板倉勝重馳使告之且元停其慶

故ニ参考ニ備フ 優之
異變ヲ仰クルヲ一云其
星ヲ授フ也 洪鐘ハ大
也スホガケネ 銘記也警
戒ノ辭ヲ一云 右府秀
頼ナリ 種子ノ妻ヲ云
國家安盛引ニ曰葉上大
釋迦葉中小釋迦互ニ主
伴ト爲ルト云々身毒國
聖書ヲ號テ釋迦ト云
五山南禪寺天龍寺相國
寺建仁寺東福寺
注疏一註ト通ス訓釋也
一ハ分ツ也銘文ヲチウ
シヤクスルヲ云

會且元大驚日是非右府所知也託之清韓偶然
及此耳臣不學成即附工罪無所逃今大儀垂成
萬衆已聚而遽停之恐驚民耳目伏願且畢禮尋
毀滅銘文然後臣甘心伏誅毋悔也勝重不肯日
是成詛也遂停儀物情騷然且元召問清韓清韓
不服乃使清韓赴駿河陳謝而自與其弟元重大
野治長繼赴之前將軍執清韓命板倉重昌如京
師令五山僧注疏銘文僧多證其詛且元至鞠子
驛留不敢入九月有命遣歸治長而獨召且元詰
責之且元陳謝甚力淀君聞且元等不得見遣其

句讀々音豆凡經書ノ成
文語絶ッ處字旁ニ點ス
ル之ヲ一ト謂フ語未タ
絶タズシテ字ノ中間ニ
點シ以テ之ヲ分テ讀ス
ニ使スル之ヲ一ト謂フ
澁井氏秀忠ノ夫人即チ
澁君ノ妹ナリ

僧天海南光坊ト稱ス

熟妻一ハ稔也一ハ算也
ツラクハカル

慈論一ハ憫也ネムゴロ
ノサトシ

乳母大藏與尼正永赴謝二女欲專辨銘辭急習
其句讀且誦且行至則召入温言慰藉不復及銘
辭使往江戸省夫人淺井氏二女大喜出意外既
還駿河與且元皆告歸許之二女請答書曰既面
諭之矣乃皆辭上途有命獨止且元使本多正純
僧天海言之曰將軍意終不可解右府何以爲信
表其無他且元曰願受教二人不答且元曰請赴
江戸取將軍旨二人入白焉曰將軍意亦與我同
耳汝宜歸而熟籌之且元遂辭去馳及二女於土
山驛二女乃悉語之以前將軍懇諭狀曰國事莫

揣量也ハカル

婦翁妻ノ父ヲ一ト云
即秀忠ヲ指ス

復足慮者且元曰吾所聞則大異諸前將軍逼我
以右府表信吾揣其意蓋有三策焉澁君東與妹
氏同居上策也右府往依婦翁中策也避大坂徙
他下策也三策行一庶幾無事二女不言退而相
言曰前將軍豈至於此是市正欲賣我君也密馳
書告大坂曰且元形跡可疑且元不之知也使二
女先還而自入京師與板倉勝重議事澁君聞二
女報憤恚曰吾雖太閤妾也於右府爲生母何屈
辱關東哉寧與右府抗城而死乃欲誅且元遂舉
兵治長長益力贊之已而且元至謁秀賴陳三策

小島基莊兵衛

管鑰管鑰也以テ門戸ヲ
開ス
七隊長
伊藤丹後守長次
速水甲斐守守久
青木民部少輔一重
真野藏人頭宗信
中島式部少輔氏種
堀田園書助正高
野野村伊豫守吉安

秀賴稟之淀君。淀君使人諭且元曰。俟後日面議。至期且元朝服將出會。其臣小嶋基莊自外來告曰。淀君信讒言。猜公有貳於關東也。欲伏兵要之。遂舉大事。且元大息曰。噫。年少輩誑我君。自速亡滅耳。治長傳內旨召之甚急。且元遂稱疾不出。治長知謀泄。懼曰。彼素掌管鑰。諳城內有無。即起兵奪城。不可悔也。不若先發誅之。乃令七隊長赴攻之。七隊長皆不肯曰。市正忠勇無比。誅之是絕嗣君手足也。於此一城大擾。兵士聚片桐氏者三百餘人。治長患之。欲離間其兄弟。諭元重攻且元。

據搦貳搦ハ離也フタ心
ライダクヲ云 天義滅
親若臣ノ一ノヲ伸ヘ兄
弟ノ私親ヲ滅スヲ去隱
公四年左傳ニ詳ナリ
同氣兄弟ヲ云
今木某源右衛門

翼補助也タスケル
翼願一音實一子六反覺
ト同シ憂愁不樂ノ秋カ
ホラレハムル也

致事其職事ヲ君ニ致ス
也致ハ猶納ノコトシ

元重答曰。家兄誠懷。攜貳吾將大義滅親。不必煩公等。公等忌害忠臣。又使人推刃於同氣。未能奉令也。秀賴近臣今木某潛來說且元曰。內城八門。公管其六。今夜潛兵奪城。逐治長兄弟。而請命於關東。關東猶不釋。則翼我君舉兵耳。願公速斷之。且元翼願曰。吾特欲待讒人來攻而自殺也。苟如公所言。則長被反名矣。因令部下曰。即及於戰。勿使矢嚮內城。明日七隊長諭且元納質。弭兵退就其邑。且元從之。十月朔。與治長交質。盡獻城門。管鑰致事而去。七隊長送至大和川上。還質。訣飲且

江戸之邸即品川也
宏其規模一八大也其第
ノ規模ヲ宏壯ニシ以テ
數年ノ久キヲ延スルハ
淀君必シモ東行セス我
君亦未タ壯ニ及ハスレ
テ前將軍已ニ老死スル
ルハ先世恩澤ノ諸侯相
率テ復タ我ニ歸セン我
乃チ機ニ應シ事ヲ舉ニ
吾運ラス所ノ策亦善ラ
スヤト云意ナリ
〔細書ト全レ〕

元曰。吾苦心運籌。欲利豐臣氏。吾上策而見聽。吾則請地築第于江戸之郊。故宏其規模。以延數年。我君未壯。而前將軍大耋。吾策不亦善乎。區區之心。未遑盡明。乃卒至於此。因相鄉泣哭。顧望而別。且元遂歸其邑。茨木城遠近騷擾。前將軍遂下令天下共攻大坂。秀賴會諸將議拒守。先是七隊長更候駿河。治長等疑之。頗收其兵。隊長皆怨望。於是不出參其議。速水守久和解之。乃出治長建議曰。宜急舉事。天下比年苦土木。舉皆思亂。至西諸侯。概皆浴先君恩澤。誰不來援者。遂買城下及界。

亡命々ハ名也名籍ヲ脱
テ逃亡セシ者ヲ云

浦漕粟及火藥。移檄四方。關原敗後。潛匿所在者。若諸國獲罪亡命者。爭先來聚。真田幸村自高野。長曾我部盛親自京師。後藤基次自南都。森勝永自土佐。其餘內藤政勝。小倉行春。明石守重。御宿友政。塙直次。仙石宗也。岡部則綱。山川賢信。長岡興秋。北川宣勝等數百人。治長以竹範。鎔。金馬。以募兵。飢寒之士。偽姓名。應募。旬日得五萬。而有土將士無一人應者。秀賴手書招諸國主。前田氏以下皆縛使者。以其書獻德川氏。治長等意大沮。而事不可中止。乃颺言曰。諸侯伯皆陰通款於我矣。

〔範〕撰也カク

交錯一互參也イレチガ
 ニスルヲ云
 糞米ヲ煮テ一爛セシム
 ルヲ云、ムダニクヒツブ
 ス
 偃月城 吳ノ孫權壘塙塙
 フ造ル一名ハ偃月城其
 形偃ス月ノ如シ故ニ名
 ノクデナル
 ○此時波君娘子軍ヲ作
 リ躬自ヲ甲ヲ授シ馬ニ

東軍來夾而擊之耳遂修守備壘高丈餘十步一
 樓北帶淀川柵于長柄神崎二嶋東控大和水津
 二川鷓野今福以南至於鷺嶋皆臨汗田為壁西
 據橫港連若于川場博勞淵葦嶋福嶋穢多道頓
 諸處列艦于海口南穿空濠交錯材木於濠內以
 沮敵馳驅七隊長日寨不可廣廣則難守況以一
 城抗天下曠日持久而驅市人糜糧食毋為也治
 長不聽真田幸村不喜受人約束乃別築偃月城
 于玉造阜開東西二門募信濃遺民得百五十人
 秀賴又附以伊木遠雄山川賢信北川宣勝等五

跨リ諸衝ヲ巡視セリト
 云

度量セハカル

強半大半ト云カ如シ

千人守之幸村因獻策曰臣聞德川氏撤天下兵
 以來攻我我坐俟之無他奇道度關東北國之兵
 強半未至宜以此時出大旆于天王寺以勝永與
 臣為先鋒赴于山崎使盛親基次出大和路扼宇
 治橋攻拔伏見縱火京師以大關天下之衢路則
 西國諸侯必有來屬者是一奇也基次曰計雖善
 矣非萬全者本城壯固無匹雖受天下兵可支三
 五年如此則敵必有內變諸侯被先世恩者必歸
 款於我何必遠出衆然之前將軍將軍率諸侯伯
 相繼西上獨留福島正則黑田長政加藤嘉明平

強半送ノコトシ

蓋素也トトヲ
輸送也オクル

速者也メネク

野長泰谷衛好于江戸。不許從軍。正則潛應大坂。需自其封安藝。輸粟五萬石。其二姪正守。正鎮皆入城守。以故最見疑。竹中重信受命自駿河赴江戸。諭旨正則。正則因以書諫。秀賴曰。郎君因事忤關東旨。遂動兵馬。是自速亡滅也。願改其圖。奉淀君于關東。以計無事。不則老奴為東軍先鋒。一舉拔城。君其勿悔。豐臣氏安危將決於此。願熟計之前將軍途覽其書。遂不許從。秀賴得書亦無所答。重信亦受命赴安藝。使正則。子正勝治兵會師。正則遙戒其老福鳴丹波。尾關石見曰。汝輩輔我兒。

欲從命正則ノ戒命ニ從
ハント欲スル也

家政既老々ハ致仕也遂
弁ト號ス

城兵天坂一

尼崎城主下間重景其裔
ト疾フ也

城兵尼崎一

輯和和睦ナリ

以應郎君莫以我為也。郎君而成事。吾死不恨。不然則吾何以見太閤地下哉。丹波欲從。命石見爭之曰。吾儕之於主公。猶主公之於右府也。吾儕何可禍主公哉。遂擁正勝會東軍。蜂須賀家政既老。首迎謁東軍。片桐且元嘗託其貲于界浦人宗薰。宗薰告城兵來掠界浦。且元乃遣兵二百援之。至尼崎。城索舟。尼崎人疑而不許。大坂兵出擊。且元城兵亦不援。且元退守神崎。土民間其叛大坂也。爭起。要之與城兵合擊。遂盡其兵。且元屢免於。是前將軍至京師。召見之。且元辭曰。臣計輯和。乃開

大隙何以見為前將軍曰兵起非汝罪宜亟來此
更為後圖藤堂高虎為東軍先鋒來陣住吉郡良
列窺其孤軍欲襲之議不諧而止良列又欲遣間
謀縱火兩將軍營亦不用東軍患二嶋難濟壅其
上流域兵出爭之不克十一月池田氏兵自神崎
濟城兵出拒不利幸村基次等建議曰將軍不日
至天王寺及其未陣襲之必克治長曰是可用之
小戰今與天下戰始合失利不可復振不若致之
堅城下而挫其鋒也幸村等曰以寡擊衆自非出
奇何得勝乎良列亦勸之終不聽已而東軍悉至

二嶋長柄神崎
壅其上流淀川ヲ長柄ニ
壁キ大和川ヲ島飼ニ壅
クナリ

挫毀折也クダテ

臣父子昌幸幸村

陋劣ハ鄙惡也ハ弱
也イヤシクヨハキフ云

列營四外大凡五十萬許治長發間使誘舊屬諸
將諸將皆捕其使獻之前將軍前將軍遣書城內
使請和不肯幸村叔父信尹從在東軍前將軍使
之入諭幸村降之幸村答曰關原之役臣父子屬
西軍以寡兵抗大師及敗遁逃伏匿山野右府不
以臣陋劣授臣以數千兵使將一面是知臣也士
為知己者死臣死不能負焉信尹復命再遣說之
曰苟降則封以信濃地世世毋絕幸村曰為我謝
前將軍臣一死報右府不知其他有如東西弭兵
臣當寄食叔父耳不然則雖受日本之半而不能

奉命矣願叔父勿復來也前將軍與木村重成父重茲有故又招降之重成不應薄田兼相守穢多崎蜂須賀至鎮來攻之兼相飲於倡家其兵留守不支而走兼相深以為恥已而鷓野柵為上杉景勝所破今福柵為佐竹義宣所破木村重成聞急單騎出拒義宣渡邊尚與七隊長出拒景勝秀賴自城樓望見之顧基次往援重成基次即起從士取鎧及之京橋環而馳謂重成曰公勞矣僕請代之重成曰事方殷代將則陣亂公老於兵者何為是言也基次乃陣其後泛舟澤中排楫放銃橫擊

殺盛也軍事ノサカシナ
ルヲ云 (老) コトナレタ
ルヲ云

助脇骨也ワキボネ
柵撫持也ナヲオサヘル

義宣陣重成因大破之斃其老澀江正光尚等亦擊破景勝前軍竟不利退重成基次亦收兵基次中丸傷其左肋捫之曰吾創不至死右府命厚矣已而以柵難守棄而入城片桐且元入軍備前島而葦島博勞淵前後皆陷池田淺野蜂須賀諸將自西北進七隊長曰吾輩固曰廣者難守適以增敵氣耳宜棄天滿川場道頓港三寨約之內城治房以萬人守道頓港獨不肯即夜諸將託軍議召之遣基次等燒諸壘塞治房部下驚走入城基次伏死士誠曰備前之軍其將年少氣銳必來於此

內城木丸

治房大野主馬正

備前之軍池田氏ノ軍也

望火諸寨ノ火ヲ望ム

汝輩突起取之池田忠繼在福島望火果欲馳入川場其將花房職之曰後藤多謀必有伏也乃止伏兵徒歸基次日花房未死乎十二月東軍入三寨即夜大野治長第失火東軍意城兵有内應者自京橋口進城兵堅拒卻之幸村與前田利光對壘出銃手于城外林中日斃敵兵利光前鋒奧村某欲奪林以為功幸村諜知之潛收其兵奧村至不見一人城兵自銃眼指而笑曰公等索狐兔乎奧村忿踰濠攀壁則銃矢交發殺傷數百人南條光明在南壁其叔父與藤堂高虎相識高虎約書

奧村某據津守

銃眼開銃ヲ發スル處ナリシロノヤザイ

關開聲セトキノコエ

于矢射壁上招降之叔姪合謀欲導高虎兵期四日黎明事覺秀賴與諸將議族誅之而不更其職列銃以俟黎明藤堂氏并伊氏合兵傳壁加賀越前兵亦逼幸村壘下皆遇銃而敗會櫓上失火敵二百人乘之而登幸村擊塵之是日之戰自卯至午而城兵不損一人織田長賴守星谷口其卒私關東軍乘喧疾攻秀賴遣北川宣勝等援擊卻東軍東軍於是自天王寺口穴地而進城兵亦穴地而拒之東軍休戰每夜發砲而關城兵亦發砲而關前將軍數遣書於織田長益勸和要二事曰毀

標語日本外史卷之十七

三十三

羅城二ノ丸周池一ハ匝也城ノ一ハリノイケ云

長岡一作米田

揀擇也エラフ

羅城填周池若徒封大和若以淀君為質皆不肯然城兵聞和議起守備頗急而東使至愈頻長益治長以秀賴旨使使答之曰雖果成和而諸客兵不忍棄之願得益封議乃輟塙直次長岡貞安請大野治房曰受圍日久不一出戰軍氣何得振今備前阿波兵陣本街橋南北宜分兵襲之治房曰吾亦欲之夜戰利於寡寡而分之恐不能克宜專襲其一軍乃揀壯士百餘申暗令以直次貞安將之出斫阿波營斬其將中村重勝治房與御宿政友出迎之橋上而還當是時天下諸侯皆從東軍

嬰一ハ統也城ヲメクリテ固ク守ルナリ

權講ト通ス和解ナリ

德德音徳勇進ムルナリ

未至者獨島津氏而已京極高次子忠高從攻城其母常光在京師前將軍以其為淀君妹也使人迎之以講和議又陰誘降城兵淀君遂使治長長益勸秀賴秀賴召七隊長及新附將士議或曰關東之謀不可測也宜嬰城二三年以俟敵有變或曰諸侯無援者而城兵有貳者以有貳之兵守無援之城而城內糧仗不足以支三年不若媾和以爲後圖也治長長益欲和說秀賴甚力秀賴曰片桐且元爲我盡忠以計無事汝輩乃沮之勸我舉事今何與前言相反也會常光氏至德德定君數

位一ハ監也チアヒ
 チカフヲ云
 轅門古者軍行ニ車ヲ以
 テ陣ト為シ轅相向フヲ
 門ト為ス之ヲ一云因
 テ後世軍門ノ稱ト為ス
 臚古關陳叙也礼ヲ以テ
 賓客ヲ陳叙スル也
 援介也シソソク
 常陸介重茲
 酷肖ハ甚也骨肉相似タ
 ルヲトスイトモヨク

往復傳東旨終約逐客兵填周池長益出子尚長
 治長出子治德為質十九日和成翌夜茶白山下
 失火延燒二十餘營幸村曰敵新和而懈備空掩
 擊之治長等不許二十日前將軍遣板倉重昌將
 軍遣阿部正次入莅誓焉秀賴遣木村重成出莅
 誓焉而以郡良列為之副重成年少有風儀盛服
 騎馬抵茶白山營自轅門下馬關東諸將設臚幕
 中引重成重成不揖而入永井直勝土井利勝擯
 之使坐下坐重成不顧而進敘秀賴旨然後退伏
 前將軍曰是常陸介子乎何酷肖父也因問其齡

ニタルヲ云

有遺憾蓋シ佐竹義宣ヲ
 獲サルヲ遺憾トスル也
 押血糝糊ハ暑也糝糊
 ハ漫ル貌カトハンノ血
 ガハツキリトセヌヲ云
 鐵者刺也ハリニテサ
 スヲ云

蘆許規及壞ツ也
 壞音田塞也ウツム
 空濠々ハ城下ノ池ナリ
 カラホリ

日二十二矣日然則與右府同年矣往日鷓野今
 福之戰壯勇無雙重成慨然對曰臣有遺憾焉已
 而誓書出押血糝糊重成曰淀君婦人恐有疑焉
 敢請更面刺鮮血前將軍鍼於指曰年老血枯重
 成爲不聞者遂取血誓拜謝而退禮諸將乃還且
 日東軍發卒十萬人隕外城填空濠以吏七名監
 焉是日島津氏始至兵庫居二日治長與長益俱
 往謁兩營前將軍見治長面稱揚之曰卿年少能
 爲秀賴舉事何其壯哉吾欲上野介事將軍猶卿
 也上野介者本多正純也因命正純請其上衣遠

四微笑ナリ

堙音因亦塞也

○此時成瀬正成曰和既

ニ成テ天下無支内城ノ

固ヲ餘テ又復ク何ヲ爲

ス是レ疑ナキニ非ル也

ト治長口劔シテ去レリ

ト云

大御所前將軍ヲ指ス

回一作四

晨夜ハ昧爽也テウヤ
ト云カコトシ

近傳以為榮治長意氣益驕其夜前將軍遽入京師吏請夷濠淺深前將軍晒而對曰使三歲小兒可得上下耳初城中諸將約填周池以為止西南外濠居數日外濠既堙遂及内濠城中大驚皆咎治長治長使人出詰監吏吏對曰吾輩受命填周池以為周者周内外之謂也是時將軍猶在岡山治長自馳赴岡山岡山將吏皆曰是大御所命也治長乃馳使京師因板倉勝重請之勝重曰本多正純主此事我所不與也還詣正純正純稱疾不出面往復數回而東軍益興卒晨夜督責以至明

牙城本丸

驚然也カレビスレキ
ヲ云 大藏茂君ノ乳母

正永一作正榮

賑賜也テアラフ云

春塹壘皆夷獨存牙城而已後永曆和元年正月兩將軍皆東歸諸國兵罷之國淀君游嬉恬安而荒殘之餘將士莫所仰給物議囂然三月遣青木一重及大藏正永請賑於關東關東不報客兵交勸秀賴母子再舉曰去歲舉天下攻我而不能取是世所共知也今而再舉必有歸者乃召募遠近得十二萬人上下大喜於是大議戰備數日未決真田幸村進曰今日之事兩言決耳可戰也不可守也猶有急襲京師挾天子以令天下而已治長兄弟不聽七隊長乃說曰城濠隳廢誠不可比前役此

治也ヲサメツクラフ
ヲ云

地三面迫水而南接平野敵每至自南請以我兩軍迎彼兩帥直衝突麾下其勝敗天也議終決乃急繕守備柵于外城舊趾穿塹二尺四月東軍先鋒已至京師兩將軍兼程西上飛檄諸侯復急赴大坂留一重等不遣使常光氏來言曰弭兵徒太和七年則吾修大坂如故還予之不答於是分軍為三大野治長領一軍七隊長及後藤基次隸之大野治房領一軍長曾我部盛親森勝永仙石宗也隸之木村重成領一軍真田幸村渡部尚明石守重隸之秀賴具旗鼓親按視南郊上茶臼岡山

矜持一音京自ラ賢トシ
以テ己ヲ持スル也

女兄夫一ト姉也一ハ眷
セフネムコ

母氏定君ヲ指ス

聊亦類也コノマタ
ノミニスルヲ云

指揮三軍所嚮士氣頗奮然治長矜持太甚以浚君命抑沮諸將軍議屢變長益父子出奔京師治長益專治長一夜過櫻門前有人刺之不中走治長卒追殺之日日檢尸治房部卒也城中莫不相猜防前將軍潛使人招重成重成不應其女兄夫猪飼某應城中召募創病歸鄉重成遺書及物訣之曰城中近狀無復足觀諸謀議皆決於母氏我輩所陳一切不聽天下永為家康之有可知也凡家康與僕有舊使板倉伊賀數招僕僕受先君命以屬嗣君而懷藏二心心所不安故雖無一所聊

因循一ハ仍也一ハ順也
作爲スル所ナキヲ一
ト云
蹉跌一ハ谷也一音経蹉
北コトノアヤマチヲ云
鞅々快ト通ス情満足セ
サルナリコ、ロヨカラ
ヌヲ云

野野氏祖馬守長胤

按戰死
之戰最
當作而

賴且因循在此特願速戰死復何言哉此乃僕所
常佩服經數十戰未嘗蹉跌者今以贈公幸愛護
之諸將皆以治長之故鞅鞅不樂皆知重成意兩
將軍既至京師大坂間細狙擊之皆不成乃遣大
野道見縱火界浦奪東軍據資遣大野治房以萬
人入大和攻郡山走其守將筒井定次聞淺野氏
舉紀伊軍至因誘其國民乘虛起兵紀伊軍乃還
救治房尾之先鋒塙直次戰于檉井戰死治房赴
援不及既而東軍來自大和河内水野勝成藤堂
高虎并伊直孝伊達政宗爲先鋒諸隊長執前議

頻次也ト、マル

答導也シチヒキスルヲ
云

欲迎之南郊基次不可曰野戰勝敗以衆寡決今
以寡擊衆不若邀之險阻臣請以萬人扼國府嶺
擊挫其先鋒先鋒已挫後軍必退頓南都郡山不
能輒進吾因其變以制其勝至受大軍於曠原臣
所不知也從之授基次兵一萬四千陣平野又遣
薄田兼相渡部尚繼之兩將軍使人誘基次曰苟
啓東兵則封以播磨基次拜謝曰今東西決勝使
西強東弱則歸東矣今東強西弱去弱就強臣之
所耻也雖然東旨之辱亦不可不報報以速死臣
速死城亦速陷所以報也五月五日基次勒兵夜

發失道出古市軍士恟懼基次日此地據林臨水
戰守皆便宜飲馬以待旦且日治長出助基次幸
村陣道明寺重成陣若江盛親陣矢尾基次不知
敵有後繼不告衆而進至片山與水野勝成遇擊
破之尚兼相來援連戰未決陸奧美濃伊勢諸軍
夾擊基次基次盡亡其兵以十一騎在山腹使使
訣兼相曰子勉之吾將死也乃復進中銃殪還至
栢原死兼相耻前役之敗亦奮擊而死治長來援
大敗大谷吉胤戰沒幸村聞急馳至尚使人迎而
告之曰吾衆創殘子請承之幸村諾而進橫邀陸

前役之敗一穢多崎
一ヲ指ス

凹處一音拗土窪ヲ凹ト
云ナカクボノ處ナリ

二將
藤堂仁右衛門
藤堂新七

奧軍陸奧軍長騎戰勁騎八百馬上發銃乘烟馳
突無不摧破伊達氏每以此得志於東國幸村諳
知之乃引兵上譽田東阜阜中有凹處就而布陣
焉命其兵皆脫胄委槍坐以俟指麾陸奧軍稍近
幸村令曰胄及相去數十步令曰執槍敵發銃且
馳至遇槍而沮又令曰皆起敵兵大潰而走幸村
轉陣南阜收兵與尚更殿而退盛親上矢尾堤望
藤堂氏旗乃退伏堤下敵先鋒二將以為走也徑
田上堤則盛親大呼起擊走之重成游兵亦來援
遂斬其二將重成與井伊直孝相拒若江堤擊破

龍驤ト通ス田中ノ高處
飯島某三郎左衛門
扼音休止也

曾纓無餘纒ハ曾纒也纒
ヲ結ヒ其餘ヲ截リ復タ
用ヒサルヲ示ス也

宗明主計頭
父猶存一關原ノ役盛
次カ父長盛東軍ニ屬シ
大捷ノ後高野ニ放タル
而今猶生存セリ盛次東
軍ニ敵スルノ罪又ニ連
及センヲ恐ル故ニ敵ニ
名ラスシテ疾スル也

聚落々ハ居也人ノ聚リ

其前隊重成揮槍挺進所向皆靡斬敵將山口重
信等三十餘人而其兵死傷畧盡乃據隴而息敵
以生兵乘之飯嶋某扼重成曰盍還城重成掉頭
而進遂死之直孝部兵取其頭獻之前將軍前將
軍檢之曾纓無餘而頭髮有香前將軍歎惜曰是
預決死也重成伯父宗明戰于山田村敗退并伊
氏藤堂氏合勢逼盛親盛親亦敗退增田盛次止
戰盛次長盛子也嘗仕尾張前役從東軍東軍勝
則憂敗則喜是役入城屬盛親以父猶在不名而
死盛親與幸村等自平野退縱火聚落而入城三

居ル所故ニ一ト云フ
ムラガト 三處道明寺
若江矢尾也

處之軍皆敗將帥多死城中失色諸將議曰今日
期會皆失各自爲戰所以不得志明曰諸軍合力
一戰可以決雌雄也秀賴諮之幸村幸村曰臣請
陣茶臼山以誘敵明石掃部自川場出今宮之南
舉火敵背夾擊其中軍而主公建旗鼓繼之事或
克矣從之旦日幸村與渡部尚大谷吉之等出陣
茶臼山森勝永竹田永應陣天王寺南郡良列執
桐號牙旗在其後治長與七隊長陣毘沙門池南
治房與御宿政友陣岡山津川左近執金瓢馬表
在其後東軍彌漫山野左右竝進前將軍統左將

治房諸說其終ル所ヲ知
ラス或ハ戰歿或ハ逃亡
未ク詳ナラス

軍統右少將忠直前田利光本多忠朝小笠原秀政等為先鋒前將軍召候騎問敵狀對曰其陣甚堅又待秀賴親出頗有鬪志乃命質子大野治德作書贈其父治長治長時巡視至茶白山幸村曰天下之事決於今日公宜促主公出主公出則軍氣自倍川場軍亦當赴期治長諾而反城則秀賴已在櫻門攬緋甲穿錦袍千槍十旌左右成列鞍于馬而侯如秀吉東征之儀將士踴躍俄而治德書至曰聞城中有約內應者欲俟右府出舉事謹勿出治長危懼止秀賴而又往欲與幸村議東軍

川場軍明石守重軍也

緋甲ハ絳色也トオト

シノヨロビ 旌一作旗

秀吉東征北条氏ヲ討ツヲ指ス

大助幸吉

攬淚ハ歛ナリナミダヲオサヘル
終非セソムク

左先鋒已來逼勝永等以銃手相挑幸村止之登高而望曰中軍何不來也因召其子大助曰吾族在東治長常猜我我當死於此汝往侍右府以明我無貳心大助時年十六請止俱死幸村叱曰汝而死誰明我志盡殉右府乎大助攬涕而去敵兵益逼而中軍及川場兵皆不至幸村謂大谷吉之曰事皆睽矣是我死日已麾兵而進縱橫血戰敵衆交至幸村終死之年四十六吉之等皆死御宿政友初仕越前後歸大坂於是遺書忠直曰臣無善馬君猶記舊情則願賜一匹以戰死忠直予之

交綏戰未ク爭ヲ致サズ
シテ兩ナガラ退ク
ト云フビビキ
安部氏備中守
高木氏主水正

以馬政友騎焉自岡山至幸村營則戰已酣矣曰
此亦不可以死乎躍馬冒陣而死勝永與忠朝戰
擊大破之斬忠朝遂助永應與秀政戰又斬之明
石守重以驍騎二百自川場赴約與東將水野勝
成遇交綏而南聞茶白山敗則轉出生玉與安部
氏高木氏戰不利而走東軍右先鋒逼岡山治房
擊破其先隊轉逼將軍麾下勝永永應亦犯前將
軍麾下井伊氏藤堂氏橫擊勝永勝永退治長軍
代進要以銃手不能過七隊長邀戰走之時日已
過午前將軍使人入城議和曰徒封大和弭兵淀

旋旗ハ還也ハタヲカ
ヘス

胡床交椅類シヤツギ

千席館俗ニ千疊敷ト云
范人ハ宰殺スル所也
レカソニン
大隅某與五左衛門
誓首下拜シテ首地ニ至
ルナリカシラフ地ニツ
ケル

君乃使秀賴召還治長及速水守久二人旋旗入
城諸軍望見相驚擾曰城中有變也東軍乃齊進
城兵大潰秀賴在櫻門據胡床迎見治長守久大
助亦至叙幸村遺命語未半潰兵大至秀賴曰我
將出戰決死守久止之曰潰兵填路不可出戰徒
死徒隸手寧嬰登固守力窮而死爲未晚也秀賴
從之返坐于千席館東軍鼓譟逼城城中有應之
者焚大野治長第京口門先破我庖人大隅某謀
反縱火于庖延及殿宇城兵大擾諸門皆破郡良
列津川左近擊馬標牙旗至千席館駢跪誓首而

顧思念也オモフ
七道東海東北陸山陰
山陽南海西海

言曰。臣等當死于城外。顧所掌表幟。先君所以傳
於主公。五畿七道四海之外。苟有目者。莫不觀而
識之。委之敵人。傳觀播弄。將貽羞萬世矣。故謹奉
還耳。良列將自殺。顧謂守久曰。去歲之役。吾獻策
欲襲敵前軍。縱火牙營。而公等弗聽。是終天之憾。
事已至此。言之無益。因卸甲脫其母衣。置之床上。
曰。是先君之賜。今而致之。吾事畢矣。遂割腹死。其
子兵藏又死。真野宗信。中島氏種。相繼自殺。野野
村吉安。將入內城。火熾不可前。乃自殺於二城橋
上。堀田正高。纔得歸第。手刃妻子。而出遇加賀兵

終天之憾。此世ノ有シ限
ノ恨ト云意ナリ
卸音寓衣ヲ脱キ甲ヲ解
ク等皆卸ト云ヌク

二城二ノ丸

全入一八聚也コミイル
ヲ云

全入于廳。乃健鬪而死。秀賴奉淀君將自殺于天
主閣。守久止之曰。勝敗常也。請暫待之。乃自觀月
樓上于東櫓。煙燄隨至。治長從之。園莊倉中與守
久。勝永共護之。治長猶恃和議。致書兩將軍曰。羣
臣願自殺以全右府母子之命。因使人奉夫人德
川氏。送致東軍。東軍既取夫人。使四將來監護倉
外。命片桐且元錄倉中人名。欲出秀賴母子。四將
發銃於倉中。以示絕。倉中皆哭。秀賴悽然謂守久。
勝永曰。吾為太閤嫡子。而至於此。天也。乃自刃而
薨。年二十三。勝永剗之。淀君抱秀賴首。悲號使氏

四將
伊井直孝 安藤重信
石川正次 本多正統

悽然悲痛也カナシヒイ
タム
淀君年四十有餘

堀對馬守 伊藤武藏守
 成田藏人守 森島長門
 守 加藤彌平次 高橋
 市三郎 土肥莊五郎
 寺尾莊右衛門 片岡十
 右衛門 垣原三十郎
 小室茂兵衛 淺井周防
 守 中高等三郎
 治長母大藏ト稱ス淀君
 ノ乳母 重成母宮内ト
 稱ス 尚且正永ト稱ス
 北畠氏 和期局ト稱ス
 湯川氏 玉局ト稱ス秀賴
 ノ乳母

秀正誓ニ秀賴ニ傳タリ
 後岸和田ニ退居シ奉テ
 病卒セリ

家道喜殺已於是道喜治長守久父子勝永兄弟
 津川左近竹田永應及堀伊藤成田森島加藤高
 橋土肥寺尾片岡垣原小室淺井中高等二十餘
 人皆殉之治長重成渡部尚並有母與北畠氏湯
 川氏等婦女十人皆死秀賴之未死真田大助隨
 其所之衆諭之曰舊臣且有逃者子客將之子不
 必殉之盡出走對曰我父命我必與右府偕死終
 就倉外藉藁而坐不食者一晝夜俟秀賴死乃自
 殺東軍諸將爭赴牙營賀戰捷小出三尹秀正子
 也時侍前將軍側前將軍指城中火謂之曰如何

警然暫見也トノミル

國松名ハ秀勝

田中某六郎左衛門

其時ニ七歳秀賴ノ夫
 人天樹院ヲシテ之ヲ子
 養セシム又說松壽上人
 ノ弟子トナリ練行院ト
 號ス

三尹警然俛首曰臣不忍視諸將或有愧色秀賴
 有一男一女皆庶出未知所在東軍懸金大索之
 男名國松甫八歳與其保田中某匿伏見農人橋
 畔或睹其美質也捕而獻之斬于六條磧田中持
 之號慟竟殉之京極氏捕獻其女蜂須賀氏捕長
 曾我部盛親于男山受命縛之二條城西門數日
 斬于磧徇而梟之大坂市尹水原石見匿二條城
 側藤堂高虎捕之石見殺三人而死渡部尚與治
 長約爲後圖走至近江聞秀賴薨乃自殺治長任
 子後皆賜死治長弟治氏初與兄不協往仕前將

賜死配所配所高野山
 ナリ庚子ノ役長盛ノ子
 宗重ト武州岩築ニ幽セ
 ラル宗重大坂ニ入り平
 野ニ戦死ス故ニ長盛ヲ
 殺ス。六月二日後藤
 光次安藤重信大阪城墮
 ニ没スル所ノ金銀ヲ齎
 シ京師ニ入ルト云
 木下利房立功一利
 房ハ北條ノ兄家定ノニ

軍至是自殺使人以暴疾聞治氏弟道見磔于界
 浦治氏兄治房與明石守重仙石宗也逃去伊東
 長次青木一重並被赦真田幸村妻在紀伊爲所
 捕獻亦被赦削髮爲尼其餘大坂遺臣七十二人
 卒六百人諸出質及通款城中者皆被誅夷增田
 長盛以子故賜死配所兩將軍收城內燼餘得金
 二萬八千枚銀二十四萬兩以金馬各二賜井伊
 直孝藤堂高虎以賞其功爲片桐且元置邸駿府
 徙居焉且元愧懣成疾未至而卒是役也加藤嘉
 明黑田長政皆請而從木下利房立功自贖得復

男也關原ノ役西軍ニ屬
 ス大捷後封ヲ奪ハル此
 ニ至リテ之ヲ復スルヲ
 待タリ

正則故千信濃信濃ノ川
 中島ニ放タル也其子
 忠勝モ全シク放タル藩
 幹譜ヲ按スルニ正則老
 テ益汰虐私ニ城ヲ築キ
 淫ノ鑿ツ民其命ニ堪ヘ
 ス吁嗟遂ニ滿ソリト

其邑松下重綱亦以功得益其邑重綱祖父之綱
 卽秀吉微時所仕者也之綱死子吉綱嗣關原之
 役屬德川氏其子爲重綱至是再益邑至二萬石
 凡前後之役豐臣氏舊臣從攻城者甚衆獨福島
 正則不從二年前將軍薨五年正則禡封放于信
 濃時正則在江戸邸將軍在京師使使者來就第
 傳命正則默然久之曰使前將軍在則吾將一言
 焉今復何言乃起入内内中騷擾久之挈其兩女
 子出流涕謂使者曰吾欲與足下決死也將先殺
 女兒終不忍加刃當甘心受命因赴配所將軍又

老臣 福島丹波城ヲ致ス
時使者ニ舟五百艘ヲ請
ヒ正則ノ夫人群臣ノ妻
子及貨室ヲ載ヒ武器財
物盡ク之ヲ記シ監守ヲ
置テ去ル其終ル所ノ詳
ニモスト云
故子出羽莊内ニ放ル
ルナリ

囊席尾缸 婚ヲ爲スノタ
家貧ヲシテ物具ヲサル
ナリ上卷ニ見ユ

使使率山陽南海諸侯收其封安藝備後其老臣
留守廣島城不肯奉命侯正則書至乃致城而去
其弟正賴爲大和宇多城主先四年禡封寬永八
年故加藤清正子忠廣亦奪其封肥後放于出羽
十四年故小西行長遺臣起兵肥前伏誅豐臣氏
既亡有令毀豐國廟獨存東山方廣寺及高臺寺
高臺者北廳所建以祈秀吉冥福也加藤福島氏
以其親屬助役爲秀吉立一小祠秀吉在時雖有
所發皆置之別宮獨與北廳同居北廳助秀吉定
天下多所裨益常戒之曰願良人勿忘囊席尾缸

時也及秀吉薨則削髮視秀賴猶其自出使親屬
諸將輔翼之未嘗與關東開釁北廳與諸將前後
皆沒而秀賴孤立以至於亡矣高臺之祠至今猶
有秀吉夫妻像云

炯々 音迴光也明也キラ
トスルヲ云
女直鞞鞞並ニ北狄ノ名
朱明ハ明帝ノ姓ナリ
覺羅氏清ノ太祖姓ハ愛
親トシ名ハ奴兒哈赤
明ノ神宗萬曆中兵ヲ繼
韃ニ起ス世宗ニ至テ終

外史氏曰余遊東山謁大閣像於高臺之祠祠門
蓋以征韓艦材造之云嘗讀韓人所紀曰明遣使
者窺大閣相貌矮而黑無他異唯見其目光炯炯
射人不可仰見今觀其像如信然者嗚呼使大閣
生於女直鞞鞞間而假之以年則烏知覆朱明之
國者不待覺羅氏哉蓋其爲人酷肖秦皇漢武而

二明ヲ滅ボシ之ニ代レ
 秦皇姓ハ嬴名ハ政秦ノ
 莊襄王ノ子英略アリ六
 國ヲ并セ天下ヲ一ニス
 號テ始皇帝ト云
 漢武姓ハ劉名ハ徹漢ノ
 景帝ノ子雄材大略好テ
 兵ヲ用テ數四夷ヲ征セ
 リ
 六世孝公惠文王武王昭
 襄王孝文王莊襄王也
 六國楚燕齊趙魏韓也
 閻巷二十五家ヲトス
 ムラガト 寡人一音巨
 貧也マツシキセト
 揮霍投散ナリ其勝獲ル
 所ノ錢ヲナゲチラスヲ

雄才大畧遠出其右夫漢武乘豐富馭區宇不論
 可也秦皇挾六世之積威蹶衰殘之六國孰與太
 閻之徒手奮起制服羣雄然過用其民力以取絕
 嗣之禍者則與秦等彼藉累葉之烈猶且不免況
 以匹夫暴起者乎然以匹夫得天下非如承祖業
 而重失之者土地非其固有故不惜分其利也人
 民非其固畜故不愛用其力也夫其不愛民力固
 足以招危亡而不惜地利又不可以計久安此二
 者其勢相持而其禍相因也然其初之所以速得
 天下者無所愛惜也譬如閻巷之人博而獲大勝

云
 變故信長逆臣光秀ニ就
 セラシマフ云
 投機赴會西征ノ師ヲ班
 シ光秀ヲ山崎ニ討シテ
 云

如糞土糞膏膏クソ土此
 金帛ヲ賤視シテ否マヤ
 ルヲ云
 驥疾速也スミヤカ

使其不勝一寡人耳苟勝矣乃大揮霍之招其朋
 類醉飽喧呼務取快一時唯然故暴富而人不怨
 大閻起人奴而主大國固已踰其所望乃遭遇變
 故投機赴會動得如意皆初念之所不至而四顧
 當時將帥皆其儕輩或其所敢不比肩一旦立其
 上而常恐其不服己也以爲吾由微賤而得司利
 權苟自封殖而不分於人人將吾爭而吾志不可
 速成也故割膏腴領金帛動舉數州之地以賞戰
 功視之不啻如糞土彼其鼓舞奔走一世之豪俊
 以驟獲志於天下者用此術也然吾糞土授之彼

三十一

瘡痍劔刃ノ傷ナリ

抱肉未冷一音痛也尸
アル之ヲ一云フ新ニ
死テ未タ久シカラサル
ナリ

桀一ハ堅也徒頑セサ
ル也一ハ馬驕テ馴ガ
ナリワルツヨキヲ云

巧狙一ハ懸懸也一ハ擲
ノ属サルノ如クワルガ
シヨキヲ云

鷲鷹一ハ

亦糞土受之。未嘗德我。而以爲當然。彼之所未無窮。而我之所有。有盡。以有盡供無窮。其勢不得不取之於海外。以塞之。於是七道之民。裹其未愈之瘡。痍以趨。不可知之地。連年無所成。而其力竭矣。而抱肉未冷。羣雄各有自立之心。蓋無足怪者。故太閤之不愛民力。由其不惜地利。而其禍遂至於此。皆其自取爾。雖然。以太閤之雄才大略。八歲定六十餘國。則以其餘力。運之海外。固其宜也。豈唯太閤爲然。當時猛將謀夫。雄傑之士。布滿天下。天下已集。而其桀鷲巧狙。喜事好功之心。猶未已也。

孰也。衆鳥ヲ執伏スル一

鷲鷹一ハ

俊狗一ハ絶異也ツヨキ

イヌ殺色界及滅罪也

發縱指示師古曰一ハ

也一ハ手指ヲ以テ之
ヲ示ス也。持大ヲオヒハ
ナニサシツスルヲ以テ
説クナス

梁武帝姓ハ蕭氏名ハ行
賊臣侯景景ノ臺城ヲ陷
ル帝安卧シテ動カズ歎
テ曰我ヨリ之ヲ得テ我
ヨリ之ヲ失フ又恨ム所
ナシト云々

譬之鷲鷹俊狗。其噬嚙搏擊之力。用而有餘。則必至逼人。故朝鮮之役。是令天下羣雄肆其噬嚙搏擊。以殺其力者也。然徒殺其力。而使其無所獲。則彼將不復我之馴服。而反施其噬嚙搏擊於我。嗚呼。養之而不得其術。安往而可也。能飽之而不能節之。能發縱指示之而不能收。而寧之。故太閤之於羣雄。苟制服之一時耳。豈長久之計哉。其所以速得天下。乃其所以速失之也。梁武帝有言。自吾得之。自吾失之。無復所恨。則太閤其亦無所恨耶。

標註日本外史卷十七終

雲谷鏗爾校字

130
合12
17

